十六

續編一

德洪葺　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

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覿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棲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裘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
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
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
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
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
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
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
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

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
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
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
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
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
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
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
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
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

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

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卑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

而不止於規矩奚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爲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

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德則民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

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致吾心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者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

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修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

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頴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詩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已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已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其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

聊以荅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謹栗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

爲盈無而爲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
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
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
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
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
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
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
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
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
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
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
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
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
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
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
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

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爲則吾亦絶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忠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其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兌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敎學相長也諸

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塲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億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畢遍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折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〇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心之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

馬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

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

即位爲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爲嫡庶長幼之分明爲父子君臣之倫正爲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爲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

伯克段于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

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
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
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
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
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也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
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恒之爲卦上震爲雷
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
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
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爲
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
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
恒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
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
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
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
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
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

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象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

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盖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盖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

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詟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櫜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

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
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
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
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
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
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
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
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
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
來咨来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
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
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
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
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
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
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

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畧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濶焉

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盖對面千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絶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絶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盖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荅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詠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勵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濶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来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

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

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来隆歸報大畧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巢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柰賫檄人乃叅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遥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

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
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
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
慌憒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
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
所襲即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
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嫌也嘗聞
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田舟濠追兵將及

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
手提劒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
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
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斃公署
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来吉城同
誓　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
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　國舊臣顧先去以爲
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容爲之防
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

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

當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
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
有少進益否聰兒邇来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
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
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　國事
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
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
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　朝責洪爲
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
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托乎方今
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
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
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

于天眞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
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

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濶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卧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大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已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　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

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

望　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衆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衆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　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衆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歌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　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煢煢苦塊衆毀喻制師十二失恃鞠於

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
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
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
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
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
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
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緊德洪畧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
正億方二齡耗　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
以字亂子耗正　憲于洪與汝中　使飭家衆
使切磨學問
以飭內外延師寄音問當軍旅倥傯憶之時
猶字畫遒逕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
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来
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
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為泉下人矣而斯卷獨
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
職出就科試即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
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
乎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
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
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来往及諸童
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

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
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
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
事頗急只得連夜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
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
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
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況我
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
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
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
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
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
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
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
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
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

頭汝近来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鋭寄書曆此時當已發田若未發田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托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托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

我歸来日斷不軽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
廿二弟近来砥礪如何守度近来修省如何保一
近来管事如何保三近来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
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　國事
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瓚瓚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
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
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翅天眞奠蘭亭獲覩
鳥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
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
教互相夾持接引来學眞是一善一藥至吾平
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
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
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
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
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

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
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
已平定是皆　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
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
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
畧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
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
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
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
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
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
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
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
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
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
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
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

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畧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托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姧惰畧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

来价不知近来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寔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来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托矣来瓚亦老實可托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祯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終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来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荅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

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来不
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
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
忘已逐物虛内事外是近来學者時行症候仕德
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
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
無所不用其極也病跧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
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
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尚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
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
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
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
蕩渠魁悉已授首囲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
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畧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

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
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
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
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
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
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
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
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
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

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
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
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
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短而未解
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
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
能屏棄五穀而食盡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
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
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盖坐享其
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
之圖尚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已者亦
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
霅上霅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
来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
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尚有太常
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黄宗明見素之子林逵有
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兗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
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来索居
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閒中有見不妨寫寄庶
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
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
亦善乎顧浰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
撒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
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
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

其旬日之間可柰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来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卧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復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勦捕之　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　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郴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

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
蓋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
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
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
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候
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
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
耳所云龍川亦止浰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
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来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
如此只是一塲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
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汚泥在面而不能即
去果如汚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
来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
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来稍稍各有砥礪又
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浰頭且半月矣浰頭賊首池
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
其餘固可畧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

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浰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絶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楠岡橫水浰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来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無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

俳優塲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
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艱止每
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
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
有　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
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
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　聖
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

此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
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
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即
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
永豐新塗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
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
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
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
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

可已俟田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瘝荼苦之人已絶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来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脉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已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拘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畧具奏内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

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調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筭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厄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

人情渙散洶洶震揺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刼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蹔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来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為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為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為為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為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

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已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已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絶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獻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

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弃菲拔置重地遞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　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　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肇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捣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

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凉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筭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　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羞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

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
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
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来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
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肇
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
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
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 朝然
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
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踈近日稍加
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粮賞之資則又百
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稍
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
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通
来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
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
所深顧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
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
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此之他圖固

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　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緩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逕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眞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

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盖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撙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無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内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魚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

奉謝啓極爲草畧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筭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罷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　勑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

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碍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

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
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
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
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
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
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
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
古識之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
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
知已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石恩
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奬飾接引何以得此
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畧冀收微効以
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勿遽陳謝伏
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
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眞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盖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来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

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畧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輙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户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

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已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在羸疾廢如某者庶何以遂其

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羸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

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奬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兎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挠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兎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尚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筭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絶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輙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盖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

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
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
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
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
騷求旣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
首爲控奏旣未蒙　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
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
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来說之　旨冬底復
請至今未奉　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
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
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校忌爲生全之
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
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
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厄瘠又
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

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灾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塟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此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惓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

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畧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已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樂簡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觀来書往往似尚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望望爲

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磋磋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

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眞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

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惓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

堪其憂憒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
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
見之矣　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
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
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畧序其前後
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
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尚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
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
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
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
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
草畧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
者尚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遂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
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
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縢舉就其顯然可
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塋祭也則

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
也則因而啟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倡獲微功而
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
夷大憨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
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
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
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
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
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
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
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已而不知以報者
草木鳥獸也櫟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
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
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
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
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
生之望遂以塋祭贈謚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
而　朝廷竟與之以塋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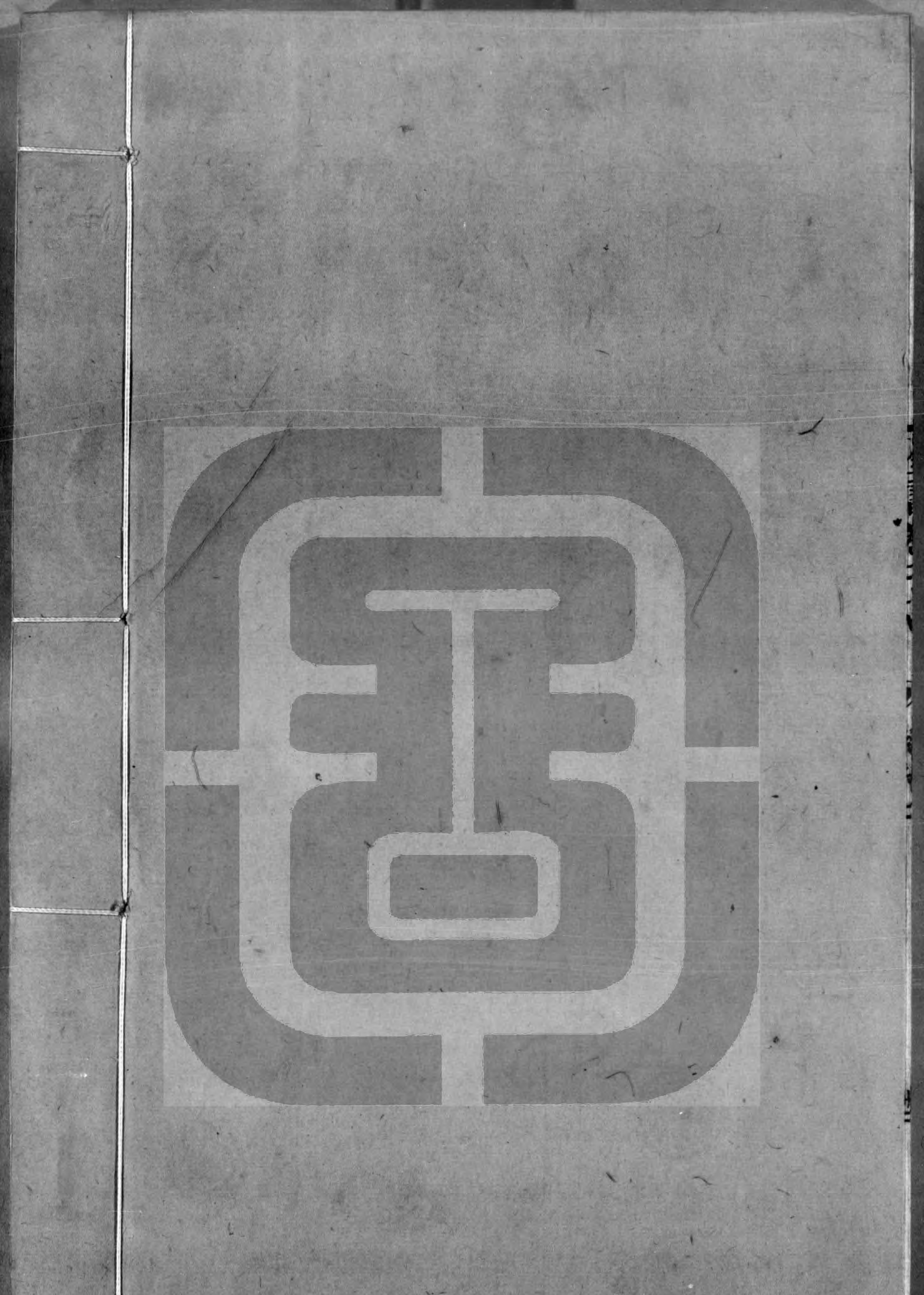
其孚哉乃今而復有無獻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為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踈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已為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茶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已有況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兒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顧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

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畧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終